



俄藏黑水城 TK318 号文书考释

陈 艳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第13页收录了编号为TK318的古籍文献图版，笔者在魏琳师姐整理的基础上参考《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后附的《附录·叙录》，将文书内容移录如下：

1. 谓悲哀在心故闻 []
乐不以为乐也 []

2. 戚之情 [] .

以上文书《附录·叙录》拟题为《古籍残片》，并有该件文书的介绍，称：

宋刻本。蝴蝶装。白麻纸。页面的右上角。高7.3，宽4.6。版框残高5.5，残宽2.8。上、右双边，中乌丝栏。存2行，大字下有双行小字注释。有“悲哀在心”等字。

《附录·叙录》载“大字下有双行小字注释”，可知大字“戚之**情**”为正文，小字“谓悲哀在心故闻乐不以为乐也”是注文。又载它为“页面的右上角”，根据一般的古籍书写格式，从排列顺序看小字应是对大字前面正文内容的注释。但对于该文书的题名和版本《附录·叙录》并没有作出明确交代。

根据正文“戚之情”似哀戚之情，以及对小字注释的正文内容的推测，笔者在业师孙继民先生的指导下，通过查阅《四库全书》，在今文《孝经》第十八《孝亲章》中找到含有这些字的内容，如下：

孔语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同时在古文《孝经》第二十二《孝亲章》中也含有这些字的内容，如下：

孔语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依，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从这两段文章中的“此哀戚之情也”可以明显看出残片中的大字“戚之情”是正文“此哀戚之情也”中的内容，再看小字“谓悲哀在心故闻乐不以为乐也”很可能是对“闻乐不乐”的注释。而且笔者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见到《石台孝经》碑，石碑由唐玄宗作序、书写并注释，在石碑中可以看到“闻乐不乐”下方的注正是“悲哀在心，故不乐也”。这与小字的内容十分相似。史金波先生《创建黑

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①中也谈及此《古籍残片》属于《孝经注》。再者今古文《孝经》只是字数、章节稍异，大意相同。因此可以得出《古籍残片》中的正文应该属于《孝经》的内容，而“双行小字”是对《孝经》内容的注释，所以可推测残片应属于某个版本的《孝经注》。

又《附录·叙录》载残片属“宋刻本”^②，可知此注是宋人根据宋代及其以前所注的内容而刻。在宋朝及其以前为《孝经》注释者已达百余家，至唐初各注本的书卷残缺，流行甚少，比较著名者可以从邢昺疏中略知一二。唐玄宗李隆基选择诸家注本之精华，摄取义理，以今文十八章为定，注解成书，颁行天下，称“御注本”。宋朝是古文孝经兴盛的时代，除宋真宗时，邢昺等奉命据“御注本”作“正义”，即今传的《孝经注疏》外，宋代很多学者对《古文孝经》做过研究。

在《汉魏遗书钞》中收有《唐志郑康成孝经注一卷》是汉北海郑康成著，其中与残片相关的内容为“闻乐不乐，悲哀在心，故不乐也（正义），此哀戚之情也”，而且在永怀堂刻本郑玄注《孝经九卷》中与残片相关的内容与《唐志郑康成孝经注一卷》相同，但这与残片内容字词有差异，所以可以推测残片不属于郑玄注本。另外《汉魏遗书钞》还收有魏文侯撰《孝经传一卷》、汉宋均著《孝经内事》和隋刘炫著《孝经述义》，但所收的这3篇文章都不是按照经文和注文的形式书写，只是略微介绍了该书的情况。

在《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77卷中收有《古文孝经指解》，其中与残片相关的内容为“闻乐不乐，注：玄宗曰：悲哀在心，故不乐也；食旨不甘，注：玄宗曰：旨美也不甘美味古疏食水饮，司马光曰：甘美味也。此哀戚之情也”，这与残片的内容也不一致，所以残片也不属于《古文孝经指解》中的内容。另有唐玄宗注、邢昺疏的《孝经注疏》，笔者节选了与残片内容相关的一段文字摘录如下：

疏：子曰：孝子之丧亲也，注：生事已毕死事未见，故发此事；哭不哀，注：气竭而息声不委曲；礼无容，注：触地无容；言不文，注：不为文饰；服美不安，注：不安美饰故服纁麻；**闻乐不乐，注：悲哀在心故不乐也**；食旨不甘，注：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饮；**此哀戚之情也**，注：谓上六句。

正义曰：此夫子述丧亲之义，言孝子之丧亲，哭以气竭而止不有余哀之声，举措进退之礼无趋翔之容，有事应言则言不为文饰，服美不以为安，**闻乐不以为乐**，假食美味不以为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

根据注疏的特点，可知节选的内容首段是前人对《孝亲章》的原文进行注解，第二段是对前人所作的注解进行的注释。我们先看“谓悲哀在心故闻……/乐不以为乐也……”，这两行文字我们在前文推测是对《孝亲章》正文“闻乐不乐”的注释，把残片与此版《孝经注疏》中对“闻乐不乐”的注释对比，在节选内容第二段对此句的注解是：“闻乐不乐注悲哀在心故不乐也”，在第三段的疏中是“闻乐不以为乐”。从这版注疏中明显可以看出，残片内容与此版中的注与疏大意相同但顺序和某些字词还是有差别，而且邢昺注疏的基础正是《石台孝经》，从石碑所刻内容看“闻乐不乐”的注释顺序也与残片不同，所以能推测残片不属于邢昺所作的《孝经注疏》。

《续修四库全书》第151卷中《孝经总类二十卷》收有朱申注《朱文公定古文孝经一卷》（明朝朱鸿编，明抄本），其中与残片相关的内容为“闻乐不乐，注：悲哀在心，故闻乐不为之乐，食旨不甘，

① 《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② 笔者曾经就“宋刻本”的含义请教过史金波先生，史先生解释其为宋代以前或宋代人所刻。

注：不甘美味古疏食水饮，此哀戚之情也”，这与残片的注文“谓悲哀在心故闻乐不以为乐也”非常接近，只是个别字词存在差异，但由于这是明代的版本（其底本是宋本，在《重刻朱文公定古文孝经原本序》中提到“文公定古文孝经……朱申逐句注之谓之句解，此宋板也，鸿昔照宋板刊行。”），刻印时难免与底本存在一些细微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残片很可能属于由宋朱申注《朱文公定古文孝经一卷》中的内容。

另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中收有西夏文《孝经传》，它是根据宋代硕儒和名宦吕惠卿注《孝经传》翻译的。但汉文版的吕惠卿注《孝经传》已经失传。在《宋史·艺文志》中载吕惠卿曾撰《孝经传一卷》。吕惠卿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累官至参知政事，曾先后两次做过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时间分别是1077~1080年和1096~1100年，根据西夏文《孝经传》的序言可知吕惠卿注本《孝经传》成书于绍圣二年（1095）^①，这说明成书后不久他就第二次担任了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而且成书后“汉文版吕注本《孝经传》以西夏文草书稿本形式的翻译就不止一次，这说明汉文吕注本《孝经传》在西夏儒学界的影响很大，而且颇受重视，早于吕注本和与吕注本同时代的其他各种汉文版本的《孝经》注本在西夏均未见传世，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西夏儒学对吕惠卿的评价”^②，说明他在当时不论是在宋还是在西夏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11世纪末北宋“新经学派”曾风行一时，吕惠卿是新经学派的代表，其著作在当时也一定很流行。而西夏承北宋制度，在国内设立了科举考试并建立了宫廷和民间的学校，但西夏科举教材并没有选用何晏《论语集解》、赵岐《孟子章句》、唐玄宗《孝经注》之类的中原传统注本，而是清一色地采用了北宋“新经学派”的作品，同时把北宋“新经学派”的著作用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也是夏仁宗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标新立异的举措之一（聂鸿音先生在《吕注〈孝经〉考》中根据西夏文《孝经传》中“孝”字的写法，即“孝”字都缺写了最末的一笔，是在避讳夏仁宗仁孝的名讳，由此推测出西夏译本的年代是夏仁宗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吕惠卿在当时的影响力之深。另外，和吕惠卿《孝经传》同时在黑水城出土的还有著名的《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都可以为北宋著作在西夏的流行和吕惠卿在西夏影响提供一些佐证。^③那么这个与大量西夏文一起放在黑水城的古籍残片，有没有可能是西夏文《孝经传》的汉文底本——吕注本《孝经传》的残片？

由于吕惠卿身后被《宋史》列入“奸臣列传”，他的著作很多被毁灭，现在可以看到的有收入《道藏》的《道德真经传》4卷、收入南安《丰州集稿》的《县法·序》一篇和在黑水城出土的《庄子义》以及《建宁军节度使谢表》《答彭原诗》等零散诗文，《孝经传》已失传，以致笔者无法找到的吕注本《孝经传》的原文与《古籍残片》对照。

而西夏文《孝经传》的第十八《丧亲章》有删略但未删与残片相关的内容，胡若飞先生在《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正文译考》中翻译了《易亲章第十八》的正文即“夏直译：子曰孝子之亲丧时哭不哀礼容无言不文服美不安乐闻不乐食旨不甘此者哀戚之情是”，对注文没有进行翻译，而且白滨先生曾讲过西夏据汉文底本《孝经传》翻译时也是根据意思译的，所以我们也无法从西夏文《孝经传》

① 胡若飞：《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正文译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 胡若飞：《俄藏西夏文草书〈孝经传〉正文译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③ 聂鸿音：《吕注〈孝经〉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

窥知到吕惠卿《孝经传》的原文。

同时笔者也向聂鸿音先生请教了有关西夏文《孝经传》的内容，先生的观点是“吕惠卿的‘传’，其目的在于阐发经文的观点，其中一般没有对经文本身词句的解释”。先生把西夏文《孝经传》中与残片内容相关的部分翻译出来：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传曰：……苦楚在心，是以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也。服美不安则不服，故为之纒经。闻乐不乐则不举，故隐其音声。食旨不甘则不食，故为之粗粝……

从聂先生翻译的这段文字内容看确与残片内容不相符，且汉文本吕注《孝经传》已经失传，究竟可不可以从西夏文《孝经传》来窥知汉文本《孝经传》的全貌，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所以笔者无法推知残片与吕注《孝经传》的关系。

在《宋史》第485卷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这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如果仅仅把翻译这三本书理解为景宗对国人的要求，那固然无可厚非。”^①也就是说翻译这几部书仅仅是夏景宗的一个期望，并没有成书，那与我们要讨论的残片也就不相关；可是“如果理解为在那之后不久确曾完成的工作，就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了。因为凡是有过学习外语经历的人都知道，把成文的《孝经》译成外语并不太困难，但若要用外语翻译《尔雅》的诸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之类由大量同义词堆砌而成的‘句子’，那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西夏景宗时代即使真的建立了中原式的科举制度，国内学子所持的读本也极有可能是汉文原著而非西夏译本，最多是在老师指导下用西夏语念出来而已。”^②我们已经知道吕惠卿注《孝经》成书的时间为夏仁宗时期，而这件事的发生比吕惠卿注《孝经》成书的时间早约60年，所以夏景宗时代用的汉文原著不可能是吕注本的。而景宗的生卒年是1004~1048年，在位时间为1038~1045年，朱申生活在南宋时期所以也不可能为朱申注的《朱文公定古文孝经一卷》，应是中原的其他注本，我们在前边已经对其他注本与残片比较过，故夏景宗时代用的汉文原著《孝经》也与残片内容不一致。

综上所述，通过残片内容与今、古文《孝经》的对照，对《中国丛书综录》中记载的在宋朝以及宋以前为《孝经》注疏文章所存内容的对比分析，和吕惠卿注本《孝经传》的分析，笔者更倾向于《古籍残片》属于朱申注《朱文公定古文孝经一卷》中的内容。换言之，俄藏TK318号《古籍残片》应是以朱申注《古文孝经》为内容的宋刻本，该件应定名为《宋朱申注〈古文孝经〉残片》。

（作者通讯地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50000）

① 聂鸿音：《吕注〈孝经〉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

② 聂鸿音：《吕注〈孝经〉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